

欽定陳書

三十九之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陳書卷二十九

唐 散 騞 常 侍 姚 思 廉 機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嵩 蔡徵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使齊還爲廷尉正遷大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卽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台州刺史陳袁贓汙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狀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台州刺史臣袁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冠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壇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沉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寢以嚴科實惟明憲臣

等參議請依旨免喪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立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槩十四便善弈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卽於坐所呼與對弈申每有妙思異觀而奇之因引申遊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申爲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起爲開遠將軍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朝敵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除散騎侍郎紹泰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除安東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

年遷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除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爲戎昭將軍江乘令甚有治績入爲尚書金部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爲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賓客尋兼東宮通事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舍人如故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始縣伯邑四百戶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第就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下詔曰慎終追遠欽若舊則闔棺定謚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己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五百戶謚曰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冠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及葬後王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申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間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

人

毛喜字伯武梁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梁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尋遷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勑高宗曰

汝至西朝可詔栗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卽以高宗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關右世祖卽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京師高宗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卽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啟世祖世祖稱善世祖崩廢帝沖昧高宗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卽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兼國禍併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以喜之愚須臾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卽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答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計高宗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勅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尋遷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以定

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戶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嘉
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與
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爲明威將軍右衛舍人如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以本號入爲御
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卽日施
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民未
父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
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
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常侍如故
及高宗崩叔陵構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又加侍中增封并前九百戶至
德元年授信威將軍永嘉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
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
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既益親乃言無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喜
嘗爲言高宗以誠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疎遠初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

引江總以下撰樂賦詩醉而命喜子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憚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佯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饌宴非我所爲故姦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我欲將乞鄱陽兄帝聽其報讐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傳辯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讐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璠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遠沖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翹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持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梁承聖初高宗爲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尚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博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中舍人如故丁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新豐縣

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詔議參軍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
誥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監達將軍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右
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宮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勑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
有勅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徵位望既重兼聲勢熏灼物議咸
忌憚之尋徙爲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
有固諫者獲免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軍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
事竈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崗勑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城陷隨例入關徵美容儀
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宦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
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數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
不自量揆蓋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啟拜訖卽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
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卒時年六十
七子翼治尚書官至司徒屬德教學士入隋爲東宮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

時主蔡徵聰敏才贍而擅權自躡惜哉

陳書卷三十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機

列傳第二十四

蕭濟

陸瓊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詣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續太常卿南陽劉之遴並與濟討論續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高祖作鎮徐方以濟爲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爲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爲會稽太守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卽位授侍中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守蘭陵陽羨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太建初入爲五兵尚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袁憲俱侍東宮復爲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瓊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某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昇晉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擒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天嘉元年爲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爲真瓊素有令名深爲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元年重以本官掌東宮管記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爲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卽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帝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

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尙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尙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爲稱職後主甚委任焉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尙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喪柩還鄉詔加贈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爲東宮管記官僚並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奇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爲謝啟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爲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勅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金陵淪沒隨例遷關右仕隋爲給事郎兼東宮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機
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昇見而奇之年十二隨
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過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
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夷並爲賓客王甚
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夷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
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
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
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
尋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年勅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
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
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
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餘官並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祕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
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

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五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傅縡字宣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土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縡啟謝詞理優治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曇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讐敵讐敵既搆諍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觖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

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竊
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
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
之過約文中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悅杳冥或彌綸
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
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
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益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襄貶之
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
凡夫恒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
既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
偏執己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鬭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鬭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
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滄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阿毀之曲盛於茲矣吾
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

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衷其節
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
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
家銜別解窺伺閒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捨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擿玼瑕
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責耶法師
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
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
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
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獨疑無諍耶詎非矛盾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
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
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
失卽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諍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
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